

# 第念一卷

# 瀛寰瑣紀

甲戌五月中報館刊

西藏源流考

平江蘭香書屋抄

西藏唐古忒即圖伯特國部落繁多明統稱烏斯藏然溯其源蓋古三苗種也舜徙三苗於三危三危者為喀木為危為城 敬見康熙六十年 上諭平王東遷後羌通諸夏雜居隴山伊洛之間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令居塞上拒之曰西羌晉懷帝時有赤亭羌姚弋仲者子萇滅苻秦稱帝號於長安再傳為劉裕所滅蓋西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有居析支水西或遷婆川歷魏周齊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隋開皇中有倫贊索者居牂牁西滅土渾盡有其地建國居跋布川西改姓為宰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訛為土蕃唐貞觀八年其贊普弄讚贊普王號 遣使朝貢請婚太宗不許吐蕃率眾屯於松州之西境入寇太宗命將率步騎五萬擊敗之弄讚大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令江夏郡王道宗持節送之弄讚親迎於河源而歸別為公主築城立棟宇公主惡其人皆請而贊普遂令國中權罷之亦自襲紉釋氈錫漸慕華風仍遣曾豪子弟請入國學中習詩書又請中國文士典其疏表高宗立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之匠並許焉則天時弄讚元孫棄諫縮贊立復請婚中宗亦妻以所養雍王女金城公主帝幸始平縣設帳於百頃泊劍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酒闌命吐蕃使前跪以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自上秋獻久之因命學士李嶠等十七人賦詩餞別改始平為金城縣又改其地為鳳池鄉槍別里公主至吐蕃亦別築一城以居睿宗時楊矩受吐蕃厚賂歸為代請河西九曲以為金城公主湯

瀛寰瑣記

西藏源流考

一

沐地與之未久而叛元宗十七年吐蕃恃強表疏悖慢帝怒遣將大破之復請和遂命使臣往視金城公主吐蕃復進表朝貢如初公主亦別有進獻並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亦與之正字千休烈疏諫不報卒與之二十四年常侍崔希逸以殺白狗為盟誑吐蕃計破於青海復絕朝貢二十八年寇維州又破之得安戎城詔改為平戎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來告仍請和上不許乾元間後吐蕃乘唐開隙盡有戎境肅宗年間吐蕃遣使請盟郭子儀令於鴻臚寺插血以申蕃戎之禮廣德元年吐蕃以京師失守故因降將高庭暉入長安立廣武王為帝旋為郭子儀疑兵悉眾遁去建中二年吐蕃請以賀蘭山為界四年遣官盟於清水即大詔前場盟碑也興元元年吐蕃助渾瑊大破朱泚於武功之武亭川因許以涇州靈州相報而未與吐蕃詐邀會盟劫城而陷其軍渾瑊僅以身免自此大入寇掠吳山沂陽等界貞元五年劍南節度使韋皋大破之盡復雋州地七年又攻破吐蕃十六年詔韋皋出兵成都以紓邊患遂命陳洎等統兵出龍溪石門及南道雅邱黎雋并進攻昆明諾濟城諸路凡九道並進自八月至九月十二月間屢破其眾拔七城遂圍維州擒番將莽熱獻俘於京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復請盟乃命御史大夫劉元鼎充會盟使初元鼎見贊普於闕懼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婆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臧當作藏即西藏所由名也時吐蕃遣論悉諾息隨元鼎來朝於是不復叛自黃巢後遂為阻絕然而其國亦自黃巢後種分散無復一統矣周廣順三年西河節度使申師厚奏請授吐蕃首領折遠支等官追宋初乾德四年知西涼府通葛

支上書有回鶻二百餘人及僧十餘人自朔方來欲取經天竺詔褒答之此番僧所由來也太平興國八年吐蕃入貢太宗曾召見酋長於崇政殿優禮之以故朝貢不絕後其境為李繼遷所侵首領潘羅支率蕃部三十二族納質授朔方節度使咸平元年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遠遊龍鉢來朝獻馬蕃四世雖受朝命為酋貢方物而未嘗自行今始至詔以為大將軍助兵討李繼遷嗣為遷黨戕於帳其後各族互相吞併有唃廝囉者名斯南陵溫錢通錢通者猶言贊普也貌奇偉部族強盛立孝立遵為論逋佐之論逋者相也求內附明道初授寧遠大將軍後數以奇計敗夏元昊潘羅支舊部往往歸之寶元元年加寶順軍節度使約以擊元昊然不能有功自神哲高三朝或加檢校太尉或為刺史或授太保或拜團練使皆授官於宋然而當時西河既失加以西夏亦未嘗不為邊患也遼時亦入貢有大番小番及胡母思山番之別元初因俗首領章古來朝封為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湖州太祖四年帝入河西帥獲尅兀喇海城並歸西寧領之設吐蕃等處宣慰使建元帥府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帝師八思巴者吐蕃薩斯迦人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號曰神童中統元年尊為大寶法王賜玉印統釋教嗣數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蓋當時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且重以周也明以其地為烏斯藏烏斯藏者本吐蕃而別立為國者也吐蕃中惟烏斯藏專以釋道教化頗柔順易服在西徼外去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里有餘雲南

麗江府千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其僧有居大土臺及土臺外者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番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遂授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錫玉印又授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八哥監藏巴藏卜爲大國師授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刺爲灌頂國師並賜玉印佛寶國師及答力麻刺遣使入貢奏舉土官多人因置指揮宣慰萬戶千戶等官鑄分司印予之餘授職有差永樂三年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道術稱之成祖因授職爲演教如來大寶法王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亦授爲大乘法王授吉刺思巴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授思達藏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教王授必力工瓦僧領真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授靈藏僧著思巴兒監藏爲贊善王受宗巴幹爲護教王並有受爲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者皆賜給印誥蓋其地皆倚中國之茶爲命而當時入貢時使臣又俱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故終明之世授官加號以羈縻之交市茶馬以誘之雖動於利而未嘗爲患然終不能如國朝德威遐播傾心歸化直隸版圖而謳歌帝治於無疆也

漢唐叢書本

漢孝昭上官皇后外傳 昭帝選后周陽氏附

白門嘯霞軒主人錄稿

孝昭上官皇后隴西上邽人也祖父榮爲羽林郎武帝奇其材力累遷至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以功封安陽侯榮子安娶霍光長女以後元元年九月十八日生孝昭皇后后之始生也祖父榮見之曰此兒若爲男子取將相印如拾芥耳因名之曰駿兒字蘭璧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供養帝蓋公主私近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詔許丁外人侍長公主長公主欲爲帝擇配使長安相工搜訪天下良家女不下數千選得大梁人周陽氏女容德才藝皆第一女名娉娥與昭帝同年月生長公主聘以金幣使權歸椒房凡帝起居飲食服御皆周陽氏女掌之調攝合度宮人化服長公主使以處女服飾行皇后事將俟女及笄之年白帝立爲皇后宮中咸稱爲攝皇后云閱三年上官安說大將軍霍光納己女光曰方今天子年已十二欲早立后以承宗廟成子姓駿兒年僅六歲不可立安曰昔孝惠皇后少於惠帝七歲呂太后以鍾愛外孫而立之今天下權在將軍獨不可厚其外孫耶光不聽安乃說丁外人曰聞長公主納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公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當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丁外人喜言於長公主長公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是時周陽氏容貌益麗帝亦欲以爲配耦婕妤好見之猶拜謁如禮周陽氏呼之爲妹教以宮中儀節月餘丁外人復趣長公主册

立皇后長公主意猶未決微探帝旨帝曰上官安之女姿相豐端德性柔懿或可望周陽氏之肩背然仙才麗質不逮遠矣長公主請召善相者相之上官安路相者使言上官氏女最吉帝復命卜之人者亦得賂乃立上官氏爲皇后年甫六歲時昭帝始元四年也安封桑樂侯遣車騎將軍長公主遣周陽氏居北宮拊其背慰之曰汝無閤侯汝及笄之年吾當勸上立汝爲婕妤好周陽氏年僅十二首垂雙鬟無怨望之色見者憐之上官安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公主由是怨光上官后立三月見於高廟復見惠文景武諸廟焚香獻爵皆能彬彬中節漢制廟中帝主用栗前圓後方長九寸圍一尺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帝主之右高帝以呂后配文帝以竇后配景帝廢薄后以王后配武帝廢陳后衛后追尊李夫人爲皇后以配焉惟惠帝子然一主無配食者上官后頗明慧既拜諸廟問帝曰惠帝獨無配食之皇后何也帝曰朕聞孝惠皇后無子大臣迎立文帝畏后之逼幽之北宮雖未下詔廢之實與被廢無異故不得配食后曰臣子無擅廢母后之禮今陛下奉惠帝之祀而獨黜其伉儷神而有知能無恫乎帝乃詔羣臣博六議之衆議謂后實惠帝女甥於禮不當配食帝曰惠帝立后之時禮數隆備爲子孫者敢妄議乎乃詔耐讓皇后主於惠帝廟上官安聞之笑曰張敖之女乃賴吾女以得血食安既封侯驕淫日甚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我與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于病死仰而罵天上官后歸寧安醉酒殊行出馬后曰汝今爲皇后不藏乃翁耶后以團扇障面俟其醒婉諫之安不聽安與其父樂怨大將軍乃與桑宏羊丁外人等合謀欲殺光即廢

帝而立桀或曰當皇后如何安曰逐屢之狗言鬼顧耶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安等逆謀既洩與桑宏羊丁外人等皆伏誅長公主自殺上官氏宗族盡滅后囚於永巷以聽命官正以爲后廢必死視其裳履簪珥被以大布單衣諸宮人咸來圍視恣意凌侮或曰皇后貌與吾輩等耳彼面大眉高不愧爲武夫之女或曰皇后腰腹頗大當是宜男子相惜乎其將廢也或曰上官安逞其詐謀以奪周陽氏之尊位今若此知天道不爽矣后年甫八歲閉目不言而周陽氏在北宮年已十四容貌端麗絕世帝常念之欲召立爲皇后周陽氏適感寒疾不能見帝越三日帝憐上官后之淑婉且年幼不與逆謀自往永巷視之見后淚痕滿面愈以爲娥媚大憐之乃召大將軍光問之光力白后之無罪帝乃命后復位而周陽氏疾亦愈不獲復見帝亦不獲與宮人同支祿未幾笑處一室中專恃女紅以自給宮人見其失勢稍賤簡之呼爲周陽氏女云上官后之母已前死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后私自使其奴婢守桀安冢后年十三人道始通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有微疾光諷左右及醫皆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惟上官后朝夕侍上寵之顯房光夫人顯製一錦綺特便其式以遺皇后然終無子而帝亦遂無二色矣諸妃嬪相與竊言曰上官安之女本非以色選恃貴擅寵隔絕香輩不使得過安既以謀反滅其宗獨留此女日侍牀第豈古之所謂女戎者乎后聞之怒而涕泣上官安有少女沒入官爲奴婢年已九歲后請於帝願爾嫁之帝曰汝幸而早入官耳不然已隨汝妹爲人奴婢矣帝聞上



宮安謀反之語謂后曰汝父比汝於兔而自比於獵犬汝知之乎后拜謝帝每召后至燕寢宮人八人以軟輿舁之帝見之笑曰汝癡肥若此豈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乎雖然汝絕無蹻蹻之態驟視之猶覺踴躍所以不令人厭元平元年夏四月昭帝崩壽二十一霍光即日承皇后詔迎帝兄子昌昌玉賀入即位大赦后妃公主命婦皆伏哭殿上太史令奏大赦日時與皇后生命相尅然皇后不可不成服若求官人中與先帝同年月生者使伏梓宮南凶神所臨之地則灾移而皇后安矣大將軍命編索宮中惟得周陽氏女乃曰此女亦曾儲選中宮義當成服或諫曰周陽氏未有位號使之成服殊爲無名且富貴則皇后享之灾阨則此人當之無乃太虐大將軍曰天下事大何惜一女子乃上官皇后稍伏於下時后年十五使周陽氏縷麻伏於柩前豐頰端重屏去容飾顏如紫棠貌在中上之列周陽氏年二十一歲以爲似武帝時李夫人而端莊過之眉秀如蛾口小如櫻長頸纖腰修短適中厥面長圓色如荷花映日俗所謂芙蓉面也見者無不神聳又見其髻影纒額如處女疑是未嫁之公主既乃知爲周陽氏女成爲之不平然周陽氏竟無恙漢制皇帝未葬太子朝夕居梓宮之側名曰伴靈惟惠帝太子尙幼梓使皇后代之至是昭帝無子而皇后適感微疾羣臣咸議以周陽氏代后伴靈乃使寢苦枕塊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一如孝惠皇后居喪之儀然周陽氏無侍女獨攜布被臥於素帷之下不免飢寒皇后偶使宮人餽以飲食宮人咸嘖嘖之曰汝乃民間一處女與先帝不相繫屬來此胡猶得昭帝既葬周陽氏以居喪有勞始得附宮人之籍月賜祿米二石昌邑王尊皇后爲

皇太后王立一月荒淫無度太后宮中有小馬車者太后所常乘也王使宮奴乘之遊戲掖庭中或諫王王語頗不遜太后聞之而泣王又聞周陽氏女絕美自往北宮欲見之周陽氏誓死不出見霍光恐其見汙乃遷之密室中王遂與昭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亦憚備自防大將軍光既定廢立計與羣臣俱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迺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迺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乃驚人至是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頃之有太后詔召王太后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州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尙書讀羣臣奏疏列數昌邑王諸罪狀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恃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尙書復讀畢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迎武帝曾孫病已入未央宮見皇太后立之是爲孝宣皇帝方太后之坐武帳也氣象英偉吐音清朗羣臣皆曰真不愧霍大將軍之外孫矣是時宦官宮人咸屬目既罷而嘖嘖稱歎老宮婢相與語云太后身體長於孝武陳皇后約寸許面格較圓而大所謂白玉盤面也其廣頰豐頤明眸隆準修頸圓肩均合美人之格惟腰圍不甚纖細口大而眉不秀相覺可議足長七寸以外咸謂自孝惠張皇后以後未有如此長趾者蓋漢時宮中之俗競以足長相誇爲美凡體長者謂之美人體足長者謂之美人足云宣帝既立尊太后爲太皇太后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授太后尙書每進講太后設案施黃紗爲障勝

坐講於簾外太后危坐而敬聽焉勝邊長信少府卒於官太后賜錢二百萬治喪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宣帝立皇后許氏五日一朝太皇太后於長信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孝敬甚備及許后崩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霍后乃霍光少女太后之姨母也故太后嘗竦體敬之地節二年三月霍光薨帝及太皇太后皆臨光喪其後光妻顯及諸女夜晝出入長信宮無期度霍山之黨與赦等謀曰今丞相及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天子在太后耳或上書告變詔捕赦旋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曰此縣官重太后故勿竟也光諸女遇太后無禮上并以爲讓地節四年七月霍山霍禹等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等因承制斬之即廢天子而立禹事覺皆伏誅惟獨置霍后廢處昭臺宮太皇太后以位重屬尊得不感由此不與聞政事時年二十四矣太后有美婢二人曰姪紫曰娥綠皆年近三十適秋宵人靜步月庭階相與談心姪紫曰吾於太后最親每天時酷暑太后閉戶袒身或入浴室必使我侍左右吾見太后肥白如瓠身無垢汚亦無流汗每浴畢而水清如故也娥綠曰吾侍太后最久吾入上官氏半歲而太后始生其母敬夫人謂必有福澤然后之祖若父皆粗暴武夫敬夫人貌亦不揚故太后幼時色微赤而兼黑十歲以後面格始漸化爲圓寸五六歲後又化爲長圓儼似美人態度迨十八歲之秋大病幾死肌膚盡脫乃竟全體如白玉如皓雪竟成絕代麗人追溯太后始生之貌豈猶有一毫相似乎然太后性情氣度實亦與年俱進絕不類其祖若父之種所謂蘭蕙生荆棘之叢圭璧孕碨硤之內者乎二人笑

語長久適有竊聽者其語傳宮中太后聞之怒乃皆出而嫁之五鳳四年出昭帝宮人年滿三十五者令得嫁於是周陽氏年四十一矣太皇太后憐而出之周陽氏青衣布裙鬢髮垂垂猶爲處女裝束容顏若未滿三十者詔太后拜謝太后左右驚其莊豔以爲天女下降也既出宮依其從姪同陽鉅鉅貧不能養潛謀欲嫁之長安某侯盛服詣其門將委禽焉周陽氏怒拒之未數日而卒元帝建昭二年閏六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在位凡四十七年壽五十二合葬平陵

吳珊瑚夫人小傳

靈芬館雜著

夫人姓吳氏諱瓊仙子佩珊瑚其號也幼有玉德長多瑤情世俗女子翦綵縷結文繡之事鉛黛之飾罔不能罔不工而一不以屑意獨好爲詩精思眇慮本於性生年二十歸吾友徐待詔山民山民故喜爲詩則各過望同聲耦歌窮日分夜若青鳥翡翠之在雲路而離離之相命也所居黎里俗尙華侈以財貨相高山民獨好雅遊多長者交四方知名之士能爲文章者必招致之夫人飭中廚具豐膳緩帶既傾柔翰斯染一箋傳至四座色然袁太史枚以耆年重望傾動海內自吳中過訪見夫人詩擊節稱嘆以爲徐淑之才在秦嘉之上山民益自喜謂獲師友之助借遊天平山題詩絕壁見者疑爲神仙過往輒車羽輪動衣裳而落珠玉也山民嘗一赴京師不得意且歸夫人亦賦書促之辭羅之志靜好之樂雖有高官厚祿無足以易此者矣夫人母死哭泣過哀嬰疾遘灾春秋卅六嘉慶八年閏二月日卒葬英阜梓蕙穆猶馨焉

孩稚呱呱扶床山民於是子影獨立恍然無所戀於世以書告於余思有以釋之嗚呼天之厄吾鄙甚矣沈汗掘穴無論矣或蚤天或客遊無膠卽有違且顯者或不得行其意山民家中不中貴以好客好書日益落名位不挂於朝籍獨幸得齊牢共命之偶以詩文相娛樂而今又奪之則益信天之所以厄吾鄙者不至於此極不止也然則夫人之早世不可謂非山民之命之窮有以累之而山民之命之窮亦未必非吾鄙之有以累之也而又何以釋之哉然夫人之志嘗思有以自見而不以境之窮達爲念有非吾鄙所可及者世俗女子之所爲更不足以云是則可傳也因爲論天大異以遺山民使有以自釋且自廣焉

昕夕閒談第三卷

第六節 蓮蕊出汗泥幸諸佳偶

曇花苦風雨慘託孤嬰

却說加的談到瑪厘不覺色舞眉飛與致勃勃道後來重叙舊情依然是十分相得他道是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了我不覺哈哈大笑起來他就告訴我這小女子面貌之美麗性情之高傲要想做這倚門賣笑的勾當不但做不來而且總不得法的現在倒有一个好去處可以兩全其美我打算將他賣與一位法國人封侯爵的去做姬妾在我既不失却這一宗大財香在小女又免得迎賓接客多少不情愿不高興你道好嗎我聽了此一席言語又看到那小女子嬌態度怯嫩身材心中老大不忍就對瑪厘道這是令愛終身大事還須從長計較爾且不必性急我自的道理哩那小女子又煞是作怪偏偏叮定了我拉到他小房間裡數數落落訴說勾欄中的苦況怎樣學習歌舞怎樣陪侍酒筵怎樣假作歡容怎樣順從客便真是顏面俱無心肝皆碎日復一日如坐針氈說到這裡輒又嗚嗚咽咽的將手帕掩着面孔道乾爺若不救援這小性命還活得成嗎如今又要賣做姬妾爾想候門似海姬妾如林本與院子裡不差什麼倘或大婦凶悍朝夕凌虐起來叫我可還受得麼仍舊要白送了性命的喇我只得好好安慰一番道爾且不要着忙一切有我作主依我的意思你仍舊照常的梳粧打扮接待客人倘遇着有年紀相仿才貌相當的爾便暗中留意細探心情堅訂盟約那時我自來帮你成就鴛鴦斷不使有彩鳳隨鴉之嘆便了那女子聞言隨即轉悲作喜盈盈的拜上兩拜又



再三叮囑我必定要替他作主。噫！大凡天下人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到這勾欄中來，頭笑取樂的大半是輕薄浪子，油滑之徒。那風流儒雅的，亦不過借此遣興。那有黃衫客、古押衙一流人物的俠氣豪情。拔之水火呢？就是那種揮金脫籍的，亦不過要出諸術院納諸後房罷哩。你道那小女子後來不致失身姬妾，并能完璞與人，這到底是得誰之力呢？我平日自問亦不過是一個浪蕩子的行徑。到了此刻，看到那小女子的志氣可嘉，情節可憫，不覺觸動了這一點未泯的良心。務必必要急為援手。這個天理是從人慾上出來的，却好來一衣大里人，眉目整秀，體態風流，名叫厄詩，年不滿二十歲，係在此城內製售洋畫片，描寫各種人物花卉翎毛山水精細畫張的。其人很風雅，很聰明。厄詩見了這小女子，便覺情致纏綿，依依不捨。大約是三石上本有夙緣的那小女子，亦是十分鍾情。眼波迎送，眉語分明，唧唧噥噥，幽情密誓，碧紗如烟，隔牕語。我已瞧科八九分哩。那時候，瑪厘催促我為他賣身侯府之事，女子又懇求我成全他的好事。我輾轉想了，一逼竟決計幫着這女孩子，要使他玉顏有主，紅粉驕人。方算我善能惜玉憐香，保全體帖哩。康吉聽到此處，伸手緊握加的手，以示其羨慕欣悅。道：「不想爾真是妙人妙事呀！加的接着說道：「我亦不知爲了什麼就愛這女子的，很仿髯從前深愛其母的光景。但此番之愛，是父之寵女，不比夫之嬖妻。其中並無狎昵之心，私褻之意。不過他親熱之情，如鳥雀之投懷，一般婉媚之色，如花朶之在樹，一般令人愈憐憫愈矜寵，愈愛惜愈保護。那忍聽他墮瀾墮茵呢？這女子之依戀着我，亦竟是親生的一樣。先意承志，無不曲盡。我只得用

微權術在瑪厘面前說是帶他去游玩，公家花園駕着馬車，揚鞭放轡而去。那時候，另已爲他賃定密室三楹，約定厄詩行過禮聘了，隨即駛往教堂內，主婚登冊，受過秘密演撲鬼法門。我遂親手扶住這女子，交與其情人厄詩。雙手款携，同駕香車，回至賃宅去了。自此以後，有好幾個月不得面晤。康吉問道：「這却爲何呢？」加的道：「不瞞老弟說，我身已爲縲紲繫縛了。康吉作詫異驚駭狀，加的不等他開口，隨即接着道：「你道爲何呢？原來這兩個人，雖諸連理，然一個是娘跟前騙出來的隨身衣飾之外，一無匪具，暗贈一個，又是筆墨生涯的人。那有十分積蓄，可以養得起渾家呢？我遂將自己所有囊橐盡行解贈與他。我正設法謀補缺項，故與巡役有不對之事。被其報案，奉傳將遭不測。幸而我為人四海結交甚多，有朋友們力証硬保，始得釋放。不被拘禁，蓋亦僥倖之至了。發落之後，衣衫襤褸，囊空虛恐，爲巡役所疑，時常偵伺動靜。我不願遺累這兩人，所以迄未往訪。噫！嗚呼！這箇小妮子，真真可憐見的那厄詩，固然是有名畫師，筆墨精工，無奈生意不佳，門前羅雀。你想我所贈之銀，豈足以資久遠的嗎？心下實實的放不下他。賃居在暫格里內，那一日等到黃昏後，我悄悄私往該處，從牕外偷眼看望，只見他二人挑燈對坐，擁髻閒談，果然是好一對璧人。真可謂之比肩里同心院了。忽而抽開鏡，履重理殘粧，忽而拂拭硯池，呵觀畫冊，忽而懷中嬉笑，梨頰輕偎，忽而膝上盤桓，藕臂曲抱，仇儂情篤，倡隨樂長，使我心路略安。慰乃細看到這厄詩的臉色，像個其白如紙，又看到厄詩的身體，像個其瘦如柴。阿呀呀！這不是五勞七傷已犯了弱症麼？可憐可憐，加的復又打起精神，昂着



頭鼓着氣道我是靠本事作生涯的人那裏可以鬱鬱久居一無事事呢惟兩手空空既不能粧扮華麗又難以火食周全比到從前我已下落數級了隨附船渡海到倫敦京都圖生理易境避疑憑仗我這全副披挂的本領不兩三年又積有數千金產業了我就鮮衣怒馬煥然一新的仍回到這巴里司城一直奔往暫棲里厄詩家中看那門前是靜悄悄的鴉鵲無聲推門進去只見那少婦淡粧素服獨坐中堂面孔上還帶着淚痕的膝下跟着一呱呱小孩子方在那裏吵鬧吃呢那少婦看見我去連忙站起身來握手請安道乾爺一向在那裏撇得我們好苦呀我自進這門內乾爺就一直不來光降厄詩那一處沒去訪問竟至信息全無我好不記挂麼不想我這般苦命如今做了未亡人了留下這個小孩子孤苦伶仃如何度日喲言未畢那兩三歲的小孩子就一步步的扣到我身邊吵着要餵要吃糖你想這種情形叫我心裏如何忍得我只得抓些金錢付與他權權苦度罷咧不想瑞厘已探訪得踪跡幾次三番打發人來看視并做出許多假慈假惠的光景十分勸慰叫他仍舊搬回去母女同居庶有照應正在弄不清楚却好這少婦要養腹肚子了你想這個人從小的時候就傷於憂鬱損於愁悶的到了出嫁之後未免在伉儷情分上又太篤些而且家中不甚豐餘又未免失於調養及至寡居之後更不必說了一定是眼淚洗面過於傷感苦痛的了此所謂七情之傷早已痛蝕臟腑又兼得嘈雜難的還要領這小孩子呢所以外面雖照常的飲食起居那病根就很深哩此番臨要坐蓐只覺得腰腹疼痛異常萬掌不住昏迷之際但聞呱呱一聲兒已落地就有接

生老嫗稱賀道倒是一位小姐姐哩一面替他盥盆洗浴拭乾水痕好好包紮起來那知這產婦自嬰兒分娩胎衣帶下之後一陣陣的血崩不止只是發暈醫生下了湯藥連服兩劑定了好一會他又把穩了心使着勁叫人將我請去阿喲可憐呀我去看如此光景不由你不感動淒惻我只得勉強安慰他幾句他就大放悲聲乾爺呀此番只好累你了一句話沒說完那氣又接不上來人又決過去了六衆忙着調藥粉的灌藥酒的忙了好一會纔漸漸回轉過來嘆了一口氣隨又是兩行眼淚一挂使着勁伸出那隻又枯又瘦像麻梗一般的手來拉定了我的手臂說道我所遺下兩個子女看來不能管他了誠恐我母親要來硬收回去那是斷斷使不得的噫乾爺我是託付與爾全要你作主我纔得瞑目哩我聽了這一番話明知是千鈞重擔然而義無可辭只得滿口答應道爾放心罷這事總有我料理哩那產婦自從這兩句話一說出他心就放下了隨即喘做一團的不能再開口了我看這形景不妙遂趕忙的替他去找好了嫗娘管着那新養的孩子又替他整備後事不上一日果真嗚呼哀哉去跟着厄詩地下唱隨去了我就收殮停當送入墳場將他夫婦屍骸同穴共穴得埋葬又將所遺的金錢付與那小孩子交與厄詩的親戚經營將來好與他承接父業這新養的小女孩子就留在這城內一個妙花庵內雇人撫養現在已有四五歲了賢弟你將來要看看我可以領你去視的說到這小女孩凡尼真真是十分苦惱偏偏又十分玲瓏我既受伊母託孤之重只得竭盡心力要好好爲他撫養成成人嫁與士門方爲盡我道理哩我之拿定主意改行爲善不致落於下流

無賴不成材料之人還是爲這女子所激發的所以說到我生平頑劣的行爲荒唐的事體雖有幾樁亦不必細說然而明火執杖行同剽盜持刀械鬥迹等凶徒以及大路上擄搶黑夜裏偷竊諸如此類的非法事從來沒有做過所爲圖謀度活之計不過是開醫院收回藥資習化學製作器皿其餘則投名取狀師代理詞訟之事領帖充當牙戶把持貿易之場有時開設古董店收買些玉石磁銅有時開設大客堂安寓些仕宦商賈有時爲新聞主筆議論些國政民情有時爲電線公司傳遞些行情機密歐羅巴中各大行業我無不試手做過歐羅巴中各大城池我無不跨脚走過說畢哈哈大笑道還有一處好頑的地方賢弟你是沒到過我却到過數次了監禁的牢獄這不是好頑的麼康吉接着問道令尊後來究竟什麼樣呢加的未及回答康吉就將前在母親墳場內從旁聽得他父子的話一一說了又道我先前以爲我兄家事一直不好意思提及如今承爾待我如同胞兄弟一般我所以不得不說了加的聽這一番言語臉漲通紅大有慚愧之意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 昕夕閒談第二卷

#### 第七節 現良心倫常動聽

見美色豪傑留情

却說加的聽到他父子在墳場所說言語不覺臉漲通紅說道我實告訴你我的倒行逆施幸今日實由家父之馭下過於嚴毅家父之用錢過於吝嗇以致我無可倚賴無可商量弄到習於下流之徑徑然而我的心裏依舊是懷着依戀眷愛之意不過一時沒法不能挽回這老人家的心腸轉來嗜你想屬手離裏天性攸關人非草木之無情那有肯丟着老子的呢阿呀呀我可遇着世路之奇窮人倫之大變不知其中細底的總要責備我是大不孝哩我記得那年在倫敦時候有同居的人來對我說我父親雙目蒙昧將有失明之痛可憐自己做了守錢奴爲旁人覬覦生心有鄰舍老嫗竟懷毒藥要暗下砒藥在食物中請我父親去喫他就可謀吞財產了我得了這個信息就趕忙回去探看如今據你說來我父子兩人的說話爾都從旁聽得了康吉道不但聽得清楚而且老兄走去之後令尊大人高聲發顫得連叫數聲呼你轉來那知你走的快他叫的慢已經是不聽見了叫不轉了老人家用着勁急叫數聲見是叫不轉氣喘吁吁的兩眶眼淚就一點一滴的挂下凍梨色的老腮了加的一聞此言驚得直跳起來道當真麼當真的麼兩手握住了臉在房內踱了一會像是沈思的光景忽呼康吉道適或我事不諧你看家父或可收養小凡尼麼這小尼子倒能孝道一定能侍奉殘年稍慰晚景亦聊補償不孝子之罪孽嗟隨即忙忙的走上賬桌取過一方湖色柳絮綫來開了墨壺蓋

提起銅筆頭颯颯的寫明他父親的住址名諱收拾了文房四寶將箋紙摺疊做小方勝兒雙手遞與康吉道請賢弟收藏好了萬望不可遺失將來好替我回去走走哩呀夜很深了不如安睡罷就各携着玻璃手照同房去了却說康吉這一夜聽加的自道平生詳細鬚鬢是一篇行述又像是一篇外傳心中大為感動想到他豪俠爽快之處着實可喜想到他顛倒錯亂之事又着實可怕要知此人總是為學院中油核少年所誤然依我看來亦是他的性情品行本非正人君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種做法倒也是豪傑所為哩不然他既明知其叔父為無賴之徒何又甘心與之一處呢心中想着不覺朦朧睡去我且不表單說加的之為人本是放蕩禮法脫畧形骸的但是他神氣堂堂議論侃侃初見的人總說他是爽直路數而且他之良心餘燼亦時或一露輒足以掩蔽其惡使人不疑他為流氓之類到得冒危機蓄險詐則仍是陰毒如鬼蜮狂暴如狼虎一般只要看他憤怒的時候眉骨挺黑額筋漲紅鼻孔翕翕張大撩天望而知為危敵哩又况行事不顧艱難不問利害勇猛沈鷲是其素性不過是言詞暢快嬉笑諧談往往令人可親可愛樂與結交此番之籠絡康吉就是這副本領這種人大約是才力出眾只要乘着時勢得意起來好是蛟龍出水天下將遭顛覆哩如若屈於下位則黃謀寵倖告訐臣僚亦必要變動朝廷如古史記載之米拉迷拉坡納坡倫等皆是此種人物倘或計謀不中則就落於下流不守王制奸法盜竊無所不為計謀若中則反為天下豪傑英雄人皆畏服歸附了這日忽有一位內眷來訪尋絡弗先生白尼引他進來一直到賬房門首那

時康吉正在牕口看書原來這賬房門是朝南開的左邊一帶玻璃大福牕是朝東的跨進門就是一張寫字檯裏邊套房間裏靠西一帶玻璃窗方是加的的寫字檯上面設着睡椅靠椅話兩牀等是延客坐談的所在那內眷掀開簾子一看見有康吉在內遂縮住了金蓮細步反將單面紗幃低低挂下款款說道我今日登堂有句要緊說話須與先生密語此間有客只怕不便呢康吉聽得就起身要退出去那內眷又看着康吉眼波一轉那瞳神的光彩從幃下一直射到康吉臉上復又柔聲對加的道這小先生可是心腹可以聽得密語的麼加的道這是我之義弟一人之交儘可令他秘密斷不洩漏的太太請放心罷遂把手拍着心窩道我保他秘密就是了那內眷一面伸出雪白的纖手來解開外罩的楊妃紅洋錦袍一面又看着康吉惻然曰年紀頗輕着哩加的笑道青年獨處辜負春光更覺可憐呢那內眷將面幃掀開一半露出櫻桃紅一點的小小嘴唇羊脂玉一般的斬齊牙齒輕輕的一笑對着康吉道你這小先生既到這堂中自應妥結鴛鴦別圖鸞鳳何以舍己芸人倒作這堂內的司理人呢你也看的眼熱口饒麼重又收回笑臉對着加的道我亦不必贅言加的就殷殷勤勤邀進裏間拉至上首靠椅上請他坐下自己拖過一張藤椅來在旁邊相陪那內眷開言道我之特來相訪非欲結人絲蘿乃要斷人葛藤此話在足下實為創聞哩加的茫然不解將椅子移近些低聲問道這到要請教了應道爾且聽我說我風聞有一福門子曾經到過貴堂託先生代他張羅喜事可有的麼我是伊之族中人特為此事而來先生請勿見怪敝族內子弟向公開婚堂結偕老



之盟行合婚之禮實屬不成體統有玷兩相極非榮耀之事哩加的假作端重正色答道太太小堂中凡有代勞媒聘在此結婚的皆是尊門貴戶閱閱人家並無那低三下四的嗟那女眷聽他辨別起來發急道天阿貴堂原是甚為體面不言可知如了髮店夥之類固以為極體面之處就是那平等人家的閨女讀書習藝的即君到貴堂中來亦還算得是體面如今所說這福門子乃是朝廷上勳貴子弟襲有爵位之人非同小可所以這堂中結婚一事萬不可行你如不聽我的囑付那時候自有人出來向你說話不免要後悔了果能聽我之言設法挽回得轉只要勸得福門子不想就這一門親事絡弗先生你堂中所用規費若干我總加倍奉趙便了先生你可懂這意思麼加的遂做出足恭的樣子來欠身作禮道太太的說話我已經洞悉了既承囑付自當謹依芳意我並非為着宋提遂爾失信月老不過蒙太太不棄以大事相委我豈敢有違只要暗中會意便了那女眷徐徐應道此事你主意定了麼一邊又遠遠偷眼覷着康吉加的諾諾連聲道太太但願香車再得辱臨敝堂則我輩增光多哩那貴族福門子之事我自當竭力設法阻止下次再行面稟罷那女眷應道是啊我再來改日再會罷一邊說一邊站起身軀從套房裏出來走過康吉坐位邊康吉連忙站起恭送那時這位女眷已將面幃全行除去露出那水汪汪的眉眼嬌滴滴的面龐看官你想一個是從裏邊出來一個是從位上站起康吉因為要迎上前使他曉得我恭敬之意故側身朝着裏面立起這正是打個照面那女眷雖無秋波送情春山解語的行徑然亦似賞其英俊華美不比凡人那一種的

情致態度真有欲行又止欲去還留一時描寫不出好比是看山水起先是鏡子裏看那畫的山水此刻看到真山水分外覺得廬山面目十分可人哩康吉也就趁勢細看那女人螺髻簪花蛾眉掃葉雙頰勻如蘋果瘦腰弱比柳枝真是仙骨珊珊丰神濯濯襯裏着一件漂白生絹衫映得那嫩肌膚泛出粉紅色來愈覺妍美可愛那女眷一步步走將出來又不好停留只得小低着頭作別登車去了原來康吉是个粗豪之人今朝見了如此美色不覺也有點動心正在凝思只見加的送客轉來放聲的哈哈大笑道真真奇絕了親戚出銀以贖住人家喜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倘能再開一散婚堂與此結婚堂遙遙相對一邊替他們紅絲繫緊一邊又替他們金剪分開天下金錢一定滾滾的盡入吾手了豈不妙呢忽又鼓着掌道是我主意打定了看官原來那亞德姑娘本欲與開雜貨店的古柏結婚因其中有福門子也要看想亞德姑娘的賞產也託付加的託他調停事在兩難以致尙未定見如今聽了這女眷一席之談正好定見配與古柏那福門子之事且留作後圖罷忽又對着康吉嗤的一笑道方纔之事你道好瞞得我過麼還當我不曾看見麼你已鉤住美妹之心了康吉漲紅了臉唔的一聲道這是什麼說話呢我這種失路的人還有什麼心思想到兒女柔情呢老兄你莫坑人罷加的道誰與你講頑笑我且去辦正經大事要緊遂匆匆駕着馬車先到亞德姑娘處說定了然後又到古柏店中一進門便嚷着叫古柏先生出來我要替他恭喜了古柏正在帳房內聽得不慌不忙踱得出來道絡弗先生何故這樣忙亂呀加的道特來賀喜老兄你倒不迎接冰翁反



說我忙亂這是何理該重重的罰作冥道哩遂將到亞德姑娘處的話說了又說姑娘如何爲難我如何力勸福門子如何爭奪我如何阻擋此刻亞德姑娘已經允許了我與你還得斟酌一個吉日纔好呢古柏伸手緊握加的手腕道實在費心極了我只得再圖後報罷于是兩下議定了吉日加的復又趕到亞德姑娘處達知和諧之事并通報了吉期然後欣得意回到館中不表看官原來這古柏雖說是個貿易場中人物但他所開的雜貨店倒也十分興隆他的與人交往又却也十分信義所以在商賈之中要算是卓卓有名錚錚作響的了加的做成此事因而十分高興十分開心大以爲光耀婚館之舉哩後事如何下回讀談

### 淡巴菰傳

浮眉樓稿

淡巴菰者呂宋人也莫詳其所自或云出神農氏之世神農嘗彙百族以無功斥居海外唐時有天水啖助者能爲春秋後以郡望改從水云巴菰世居海外不得志欲自通中國當明季隨舶使航海至閩閩人好奇尙氣恨相見晚巴菰相其土地之宜與其嗜好可以遺種居久之四方稍稍聞其名乃遍遊秦楚齊晉吳越燕趙間善通聲氣凡天下郡國都會富衍繁劇之區及郵邑聚落荒陬偏隅幽隱之地莫不至上自王公侯伯公卿將相大臣王孫公子富家大賈下至方外僧尼輿臺僕隸乞人走卒莫不與交相得歡甚無貴賤稱之如一口性通脫不爲防檢喜近婦人閨中尤雅好之與同臥起雖更衣如廁房中秘戲之事皆身在其間無幾微嫌工談笑吹生噓枯顛倒一世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飢能使飽飽能使飢人或一見好之或始不與通久而相習不忍一刻離至疾病時亦以疏數卜廁易其爲人見思如此時有管子者敬仲之裔也又云出孤竹氏梗直自喜磊砢多節目聞其名輒自通巴菰亦樂與引接好之不啻自其口出與爲心腹交每賓主相見坐育定亟召巴菰管子必先至或偶見管子輒思巴菰愛巴菰者亦遂厚待管子鐵金飾玉爲美觀人以爲炙手可熱云巴菰本海外旅人雖乘時有氣縱橫之交采然中國文學之士莫不慕與之遊伸紙和墨沈吟顧盼無巴菰則邑邑不快旣得則沛然而來若有陰相之者莫能測其所以然也巴菰既來中國諱其故名更字曰烟以爲若烟雲之遍太虛人亦更以相呼其後族益繁散處四方而閩中及浙爲其本支其在粵者以州字曰潮

在西域蘭州者以姓之旁爲字曰水潮性悍厲驟接之使人氣逆水故便巧託於易象既濟之說以文其無害往往有好之者以爲過於巴菰而管子謂弗與通終服巴菰之雍容也巴菰既顯於時海外皆慕效之盜竊其名以欺世有學佛氏鼻觀之說者有爲道家房中之術者迂怪競起其聲價或百倍宴安酖毒者至傾家殺身不顧世或歸咎於巴菰之作俑焉然巴菰自入中國足跡遍天下人人與交歡而未嘗自薦達天子雅知其名度外置之不徵召亦不禁絕其利用於世與布帛菽粟等而鹽鐵權酷之議不及焉巴菰其類有道者歟其以智自全者歟贊曰人之好奇而易溺也口之於味五焉而已淡氏之於味無當於五而甘之者甚於饑渴此易牙之所不能知也口腹之事愚者莫不知而惑溺如此况釋迦氏之經歐羅巴之術其精深微妙足以迷惑一世聰明材智之士者哉淡氏蓋微乎微者矣

文亦仿自黎毛穎之例而筆下謹嚴故異於諷嘲俳優之體是可傳也遜翁附跋

書崔二舅事

靈芬館雜著

崔二舅不知其名入遇之山左逆旅皆呼之二舅云自言嘗遭誣下縣獄獄有盜與之同居崔將出謂曰我有所求於子邑之某鄉某者我所私也若且歸幸至其所是能脫我某有田若干畝婦某者今歸矣以爲信崔諾之至則扣門過姓名主人出揖客入歷屋數重侍皆勇健男子長鬣短後衣酒肉陳案主人與揖讓坐定舉酒大言曰客辱臨幸甚然未聞其言僕視客伉儷人也我等男子無作齷齪態教之且飲無嘿嘿焉也崔具述盜獄中狀主顧曰是某耶何早不

謀意未信崔因言曰彼有田若干畝在某所婦某者今歸矣主人笑起立曰客信義人也命侍者取酒傾之趣別治具極歡而罷先是盜有所私某婦名娼也苦不能致主人爲致之并治田廬而其黨無知之者及是語以爲信越日置酒送崔行曰海濱荒率僻固無以爲客歡有某者我弟也令出技爲一笑可乎召之至舒鴈行進曰兄命出伎爲客歡恐辱命主人曰無已姑試之命一人負五斗米者二又錢二十千爲一束左右置之腰出線長約三丈以來短竹約三寸者廿餘以線互貫之縱橫如唐梯以其端挂屋檐垂之及地仰視嘻曰久不爲此戲望堂益高若躡幸勿晒也左手取五斗米一齒嚙其一右手并取其錢以升於肩足躡梯騰至其顛復下如是者三鳥迅葉墮不驚一塵旋置所舉米與錢於其故處不失尺寸崔大駭主人笑曰休矣歸則盜先謝諸其家矣隣有失兩騾者物色以告崔崔以事過其地留宿因及之主人曰此足治耶他日崔歸失騾者復以得告崔心知而不敢言也嗚呼天下桀黠豪猾悍暴不靖之徒無以厚其生無以逞其志文法吏一切特之有雄桀者爲之渠魁足以服其心而盡其力勢不爲盜不止也方今承平之日久矣海島之寇邊鄙之孽尙未盡除去有可以取封侯樹功名而無犯禁法之罪皆將爭趨焉厚其生服其心而不得其力者吾不信也戰而死盜而死等死也捨美名而蹈刑豈人之情耶然且盜不止何也崔所見者能使人信其足以出已能盡人之伎周知其長陰報人不言功其才類可用者非獎盜也閱其不能去彼而就此也

事奇文奇中間敘述處大有龍門神髓豈止規摹唐人說部者乎入後所見者大侃侃言

之更屬極有關係之作非浪費筆墨老可比遜翁附跋

鴛鴦冢刻石爲唐峨山宰相作

秀水王曇

孔雀無詩鴛鴦有牒何兆福高達姑同時縊死事同紫玉無得綱常情類韓愈不閑名教比述天之太白曷曾欺犯帝孫律奔月之姮娥豈便斷歸后羿仁同一負商陵子寔是義夫誓不二天魯次室豈非貞女嫁斯養而不愿義異於邯鄲才人棄母命而弗從禮本於廬江小吏本縣體仲尼之例得情則矜上台徵周禮之文此奔必禁何也前者徽同四隣讞彼兩造墻頭着棘絕少孤行門上安關畧無灰迹相廬家少婦之梁即橋下尾生之柱生死關只隔一垣東西李並非同宅以致一條歡帶雙環共命之禽兩座情樓合作同功之繭於時擁雌雄之樹鄭櫻桃尙似同根捧夫婦之花郭芍藥猶然兩朶騎來竹馬少小長干生是窮家同年總角街臨十字人疑佛國門樓路接三义家近飛龍藥店日則呼耶白帽門前隔谷之歌夜則抱被黃昏墻外圍人之戲填河有鵲何拘七日後來到羊無豈豈但十年不字如魚台隊似鳥同林慕容冲之姊弟未必胞生木蘭女之雌雄居然火伴蓋以爲明月長生青天不老者矣豈期弗慈鳥母另安鸞壻之牀不好鳩媒別掉墓門之斧明知蕭史近在樓頭暗配羅敷謀之桑下黃瓜小草死不願五馬使君螢火身單心弗愛縣官公子無如出門庚帖已成渡海飛書入戶冰人忽化經天六鷁何兆福殺荷斷藕之日西隣責言高六姑踏地喚天之時東窗事發其時也銅梁玉壘已驚蜀道之難命沈銀環又值丁娘之紫黃禾贏馬無錢割畫地而除石關棲牀有背則圖天

而誓妾非遊子敢做飛花郎豈狂夫甘爲浪水惟是望漁陽於門限墻上難趨指海水於西洲  
公河莫渡與其吞席中蔽膝短線難縫孰若叩肘後香囊長繩竟繫生而有鬼終爲子夜之夫  
嫁則隨蝦不願龍王之婿懸簾走馬生可無情入地梳頭死甕無計蘇伯玉壘中之字寫滿裙  
襖郭紹蘭寄外之書藏諸衣帶於是耶呼起起同懸蘇季之梁妾叫荷荷兩縊莫敖之谷此理  
官之所哀矜劉向之所必錄者也乃有狗山迂儒人倫腐叟請彼季女乃無父母之言懲此童  
郎絕乏婚姻之禮豈知東家食而西家宿不問爲淫如其子哲美而子南夫曷傷爲節良姻自  
擇宋司徒亦聽女郎嘉偶自求徐吾犯亦從乃妹意謂地皇兄弟若個行媒天姥夫翁何人作  
伐則上古無士昏之禮葛天定作鰥夫太初無媒氏之書媧皇亦成怨女此豈通談必非名論  
也已本縣官非月老司民間合姓之文職等調人安地下呼天之鬼仲卿不死焉知男兒可憐  
碧玉有夫審識女生苦相日者踏搖娘子戶歌河滿之詞播播郎兒人望比肩之里呼發邱之  
即將藏此杉棺召復土之將軍封其馬鬣竹郎有廟生不成雙木客無家死須同穴華山畿之  
古冢雲陽尙存祝英臺之舊墳明州猶在仿彼故事葬汝于西子湖頭依此前聞耐爾于鳳皇  
山下今日過青溪小姑之水山響棖棖他年經魚山神女之祠花竿子子相思兩樹多留胡蝶  
之魂野土千年永變鴛鴦之瓦再來天上爲生神墮地之男重到人間作長命西河之女

鴛鴦冢銘

吳江郭麟

鴛鴦冢者何兆福高大姑之墓也並錢塘西馬墜人異聞識面非媒知名慕用言情邂逅越禮

叩叩既通且自矢女父母弗知別字矣而未行男女相與謀則闔扉自絞同縊於承留無牂楊哲星之刺遂蒲葦槃石之約邑令唐君閔其始而哀其終詢之兩姓合爲一兆瘞諸南屏山麓吳女新墳埋如烟之玉青陵故臺長連理之枝鴈邱巖業側艷詞成蝶夢遠央琵琶木老土俗相呼爲鴛鴦冢云無錫華子晴湖黃子忍齋來游茲邦間稔斯蹟携手西冷之旁藉草松柏之下恐風流遂歇漸等夫冥漠丐一頁石屬文而刊之將使自獻者慮始二心者知媿其辭曰西湖之灣南山之下幽蘭啼露白楊嘯雨巍然一坏惟士與女女也不爽無即獨處清臚婉揚鬢髮覆額豈伊善懷窈窕自惜援琴三挑定情一昔韓童抱玉孟任割臂一與之齊有死無二士曰欬矣敢渝斯盟周周銜羽雙雙善行草不獨活桐何半生愧此異物人之無情徘徊自絳鸞飛雉經呀然闔門倜然高懸萬衆悼惜邑侯爲歎古也於人寬不備責信曰微生忠曰荀息較然不欺清議反刻何如東鄰不嫁嫁畢南山何有右柏有松比翼共命翔翔來降西湖何有齒齒夫容花開蒂並蕊抱心同下有珍鳥自名鴛鴦一失其匹終古不雙春風之期秋月之夕熠燿燦飛烟花霜積蘇小坎荒菊香墓夫人間有心吊此冤魄

觀海堂偶筆十二則

余師道

滬濱郵民著

石史云豫章余師道狀貌奇偉性情和易散氣節好讀書不屑爲制舉業人詢之則曰子無志功名富貴亦惡用是爲哉徒拘拘於繩尺使才不能展耳所爲詩古文詞皆超拔可誦尤善賞鑒彝器款識及書畫碑帖到眼卽能辨其真贋大江南北儲藏家無不服其元鑒偶作書畫亦不落時人窠臼中年好禪理遇戒行僧與之談內典娓娓不倦一日造其廬僅老母及其弟在家詢之曰出遊未歸今春省親武林遇師道於西湖僧舍卅年不見握手懽然訝其髮僅留寸餘問之曰因有老母在噫異矣

宋芑堂

石史云宋芑堂浙東名士也性伉爽喜狹邪遊過吳門聞有名妓月琴遂挾資往訪一見如舊相識往來月餘揮霍千金情好甚篤而未及于亂遇酒闌燈掩輒道其生平抑鬱事且曰齒已長未知終身託於何處言訖淚隨聲下宋欲訂以白頭妓曰歸君誠佳但夙昔立一願遂勿勿入內室取一匣出宋展匣視之中有墨數笏繪獨占鰲頭像圖笑而置之復請以枕蓆之事曰此難預定君倘有意書來約期何如宋以告余余曰子蓋受其愚而尙未知也夫揮霍千金而彼不一置齒頰是彼視千金如草芥也訂以白頭而彼設詞立願是彼以子不足與之匹也枕蓆之事又烏可得耶宋錯愕而起相視默然



徐純軒殉難

余戚徐乃德號純軒蘇州人貌豐厚性忠直事母至孝家貧業優能作擘窠書喜臨古帖畫蘭學鄭所南庚申夏髮逆竄常州純軒在滬聞警即馳赴吳門到家力勸母遷避鄉間母顧念家資戀不認舍遂決意不願遷純軒素不敢違母命遂安之而警報時聞親串大半遷徙屢來勸駕至十三日蘇城陷賊大肆焚掠十五日早賊毀門而入其母適出外汲水遇賊於庭中加以刃索銀帛母驚倒純軒聞母聲狂奔而出見賊欲殺母狀憤填胸臆以臂擋之賊揮刀斫之臂折猶奮勇格鬥賊亦傷左手大聲疾呼賊眾懼至連加白刃純軒身受十餘傷遂倒地死目不瞑其母乘亂避於隣聞叫呼之聲不絕惟有掩泣而已夜靜往視之見已死於地矣草草殮殮偕其隣逃於鄉純軒蓄一小犬飲食不離亦絕食死噫純軒一介小民未嘗讀書而能盡忠孝如此是可敬已逾年其母來滬依余并述其殉節之慘余狀其事牘於有司事聞於朝優卹入忠義祠

書何古心述祝映奎殉節事

石史云曹浦何古心明經其起家世業醫性耽吟詠為婁邑姚子壽先生之詩弟子庚午十月送余戚黃殿南至幹山從古心先生習醫因得瞻丰采時年逾花甲萬然可親所居幹山草堂庭中編竹為籬栽花種菊籬外有古樹數株大皆圍留余下榻三日以所著藏齋詩一冊見示中多離亂時作而無憤激之詞談次及幹山汎祝映奎殉節一事津津樂道初映奎之來汎

也性至孝耐勞苦明於書史聞寇警激勵村民集團勇千人訓以大義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賊稱幹山映奎率團勇阻河橋以守奮擊賊眾賊盡披靡凡三晝夜死賊二百餘人橋下河水盡赤有穿黃袍者來戰以勁翦殪之俄而賊大至正在鏖戰忽中飛彈而死當賊西竄之時勢如潮湧映奎一汎弁而能堵禦三日使東南生民得以遷避皆賴映奎之力也古心倡議偕青邑士民於幹山下建祠以祀未及舉行逮明年之春而古心亦赴至矣

外舅王露亭德報

余外舅露亭王公秉性仁慈樂於為善於胥門外牛王廟內設養牲局每年貼資白金遇親友死喪貧苦者必經紀其喪籌資安頓數十年如一日鄉黨目為善人年六十六沐浴衣冠無疾而終其柩暫寄牛王廟正在諏吉安墓而西寇犯吳其子携眷避難來滬同治甲子李爵相克復蘇城余偕諸內昆弟往蘇至牛王廟但見一堆瓦礫而已命鄉人掘之尺許即見外舅之柩一無損壞遂遷葬焉鄉人云廟中所寄十餘柩無一存者獨此無恙耳意其有鬼神呵護歟外舅名成榕吳縣人

雙管草堂

余所居樓五楹在艾家街係李復軒先生瑣與其德配歸佩珊夫人懋儀偕隱之舊第也堂中懸一匾篆文曰雙管草堂洪稚存太史手筆堂之左余砌一花臺栽慈孝竹冬夏有筍蒼翠可愛庚申避亂鄉居辛酉冬遷回視竹僅存尺許一枝葉祇十餘瓣子急為培植年餘始生筍今

則叢生如疇昔矣竹傍栽巖桂一樹花時香聞一室花臺前羅列五色月季十餘品皆揚州妙種沙君子春見贈者也東次聞余讀書其中顏曰從好齋藏圖史焉

### 偷兒感悟

余家有老僕福年逾花甲樸誠可喜自言其幼時隨李復軒先生一日日將晚有偷兒見門未閉遂入內潛匿堂中天然几下爲復軒先生所見先生亦不明言謂佩珊夫人曰今晚月色甚佳可將友朋情題之冊頁手卷一一了之夫人最喜吟詠聞言欣然因在堂中互相唱和將及五鼓先生目視偷兒曰此時天氣甚寒汝腹中飢否我家有白粥已煮熟矣可吃一盃去想汝必走差路頭也我家所有惟詩文而已偷兒壯驚叩頭不止先生以杖頭錢二百賜之曰汝從此當爲好人勿再做偷兒也偷兒感其言遂爲人傭工後小康焉

### 鄉訊改期

道光辛卯鄉試爲江省水災貢院積水奏請改期九月吾邑獲雋者翁尊三問樵閑行鎮人

### 時大彬製茶壺

時大彬以供春壺式得名先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時鵬鵬即大彬之父也彬弟子李仲芳號養心技在彬之上

### 韓古香

武進韓桂號古香稟性雅潔深於琴學吳縣蔣胥江刻二香琴譜二香者古香與新安戴雪香

也小楷學靈飛經精妙絕倫言李穆琳之癖往往贗託古人嘗作石齋書孝經奉賢陳桂堂太守不能辨刻石甚矜貴之畫法奉常尤心契於蕲州石谷足跡半天下來滬下榻余家與先子終日談琴理略無倦色道光十四年卒於邑廟綠蔭軒中先子爲之經紀其喪回里嘗書一療癩方極神效其方用蛇床子一兩五錢硫黃三錢雄黃三錢烟膠四兩銅綠三錢共研細末麻油調敷患處每日一換以消盡爲度

### 汪子遇鬼

崇明汪姓携一子年十六來滬寓機器局一日其子出外見一白鬚翁招看花園詢其何人曰吾乃乾隆時舉人他日倘吾學生來招萬不可往遂偕之遊覺亭臺花木別有天地也局後有隙地畝餘種花卉其中適園丁往澆灌見汪子不顧花木東西狂奔大聲呼之不應近前拉之入室飲以茶始醒問之則曰有老翁招看花園正在遊玩同人咸知其遇鬼越日汪又覓其子不得聞局後業塚回牆內有聲似其子急命人緣梯入內取出已奄然一息矣問之則曰學生來招遊園至則崇山峻嶺無復亭臺花木矣汪子隔二日遂死蓋此業塚內之柩皆曩日造機器局時土中掘出之古棺葬於此者而不虞其爲厲也此壬申六月間事宗君小尊述之余故記於此

### 李退圃

曩侍先子側嘗聞先子述上海李退圃佚事先生名光蕃世業醫童子科性尤嗜竹塙根屋角

遍植之所居百福竹屋嘯詠其中陶然也或途中見有竹人家輒往訪徘徊觀賞久之不能去又善賞鑿殘磚破瓦法書名畫搜羅得之視同球璧每當春秋佳日裹糧出遊吳越間名山勝水無不流覽夫上海當東南舟車之會四方士大夫以文章道義來遊者下至彈琴擊劍明童好女皆識李先生必問能畫竹否或乞題竹詩或引上竹下同賞之晚年得董香光讀書處曰柱頰山房疏剔樹石補種修竹暇則招客譙飲先生輒先醉醉則叫呼奔走灑酒於竹或拜之或歌詠之對竹則通夕不寐因是人咸知李先生癖竹其爲人恂恂儒雅言必稱先與人交平易無危辭激論以是人樂與近之死之日道光甲申二月十五叢竹抽笋才二三寸時也

銷夏三會詩

夏日田園雜興

浮眉閣

疏簾如水水如天小閣攤書企脚眠絕似晚涼酌酒處推篷閒看往來船一晴連夜決渠溝  
高處新苗稍出頭田要再犁秧再插不知可有兩番秋了角兒童扒角孃或騎牛背或登牆  
濛濛細雨青蘋濕知是縣官來踏荒栗果偏多惡少年傳聞閭里正騷然此邦已覺人情好  
只向田翁借水錢形容真似列仙癯齋禁兼旬肉味無聽說爛蒸休折項不知是鴨是龜盧  
縛箇新棚引豆花結間茅屋護籬笆灌園差比求田好依舊縱橫五色瓜七十衰翁鬢髮  
斑乘涼那得片時間二簋今歲無人看贏得桑陰蓋屋山看苗車水約比鄰蘆席爲棚板作  
茵不及蝸牛行處是尋常一屋鎮隨身睡醒飛蚊繞鬢鳴起看月影半窗橫野人最厭聞歌  
吹只許蝦蟆夜打更兒童嬉戲髮隨肩今歲都無上學錢聽得村夫子太息硯田隨例有荒  
年

夏日游仙詩

海氣沈沈洞壑清扶桑懶聽早雞鳴不知天上何官職侍從都張火織行夜明簾子曲瓊鈎  
蜜色通犀壓兩頭偶墮飛螢三四點不知下界有星流上元無事肯來無已約麻姑置玉厨  
學得人間團扇樣要他密字寫珍珠困來懶更誦黃庭瑣屨空庭藥草馨睡殺著前雙白鶴  
松花如雨不梳翎洗頭才了髮蓬鬆飭晏羣仙太華峯三十六真朝上帝一時齊把玉芙蓉

白龍皮冷歇爐烟小列棋枰賭酒筵一局便消三百劫世間猶道日如年 眷屬仙事有  
無蘭香四歲不知書偶然赤腳踏破去先借琴高紅鯉魚 一笑投壺擊電紅阿香  
隆天公事事煩兒女青女飛霜少女風 權喜諸天宴坐聽誰持妙偈度真靈一螢燒過須彌  
頂善法堂中正講經 蠹魚食字不成仙雞犬紛紛多上天莫怪華山陳處士暫停棋子即高  
眠

夏日閨中詞

繡罷空庭日影移閑愁不遣侍兒知水精簾底支頤坐獨看荷花夜合時 曉雨疏疏似作涼  
午餘翻熱日偏長頻呼小婢寒簾看影過閑塔幾尺強 涼意初生雨過天桃笙如水帳如烟  
羅衣卸盡輕容薄羞見月光來枕前 朝來不上采蓮船果是風斜雨急天歸後隣娃競相問  
壁間笑指七條絃 蘭湯深注洗頭盆午夢初回尙掩門女伴相呼羞不出枕函紅映半腮痕  
爲收細帙典金釵狼籍牙籤滿玉臺笑喚檀奴須早起暴衣樓上曝書來 寂寂銅鋪浩露  
零繩河明白曉天青侍兒愛問梁清事織女旁邊第幾星 曉涼初啓碧紗廚灑握犀梳理髮  
通先揭花磁換新水雙頭沐麗已開無 別院新成號戲嬰明珠何日掌中擎隔簾若個爭喧  
笑齊向金盆浴化生 未歇風蟬又露蛩一年容易是秋風如他女伴無愁思先織銷金蟋蟀  
籠

江東老劍遺詩

蔣敦復字純甫一字劍人五十後自號江東老劍寶山縣人爲人短小精悍心雄萬夫以  
言事觸當路者忌欲中傷之遁諸方外名鐵岸和尚後返初服補諸生益留心經濟遭世  
多故屢上書言兵事名公鉅卿雖一時咸爲傾動然卒未用於世以終所刊歎古堂詩八  
卷沈補絕麗而有奇氣芬陀利室詞數卷其歎古堂文集八卷應方伯敏齋觀察滬上時  
刊之未刊者有駢體文一卷英志八卷詞宮調譜三卷遊杭日記二卷蘇臺集越遊吟詩  
二卷今所選錄者皆二卷中作

乙卯秋感八首

霜華點鬢漸蕭疎蕙製天寒感索居風雨懷人燈影外江湖小病雁聲初眼看壞劫悲陳跡坐  
對清齋想著書曠野浮雲飛不盡悠悠元化定何如  
繞郭悲風起白揚江干雉堞隱蒼茫潮回大澤銷塵夢草沒骷髏失戰場廢址芙蓉樓病蝶荒  
城蘊薛咽啼鴛無人更弔山松墨樓閣雲連屋氣涼  
秣陵秋曲最難聽烟月秦淮畫不成風捲千門花有淚江流八代水無情魂歸楚客青楓寺醉  
擁吳姬白苧城莫問烏衣舊王謝燕泥零落玳梁傾  
湖湘動地沸秋笳幾輩椎埋學放衙猶女如雲騎北鶴水仙何日葬南蛇五行作志占兵象六  
郡從戎盡將家燭火燎原人不識白蓮開落又天涯



軍儲四海調徵繁萬里何人獻讜言百戰風雲誰上將五年鼙鼓尚中原龍艘轉餉供南服虎  
旅防秋重北門宰相出師須故事封疆功罪待重論

西來妖鳥止神州往日和戎誤本謀絕域能通滄海中朝先拜富民侯郊遊麟鳳生靈聚陸  
走龍蛇殺運收誰許華風移氣習百年世事正堪憂

上客休勞按劍嘆夜珠欲獻竟何因金蛛計左塗膏血芻狗言陳禍突薪天地有情還我輩山  
河無恙負斯民談兵未抵秦軍語挾策歸來百感頻

瓊宇高寒問碧翁新詞愁唱大江東盟鷗野水心先冷捫虱空山氣不雄破帽西風名士鯽寶  
刀明月美人虹獨憐瘦骨嶙峋甚滿眼黃花夕照中

秀水周存伯大令為余作空山捫虱圖自題七古一章

射虎不著短後衣屠狗不逢高漸離談兵紙上復何有捫虱空山空爾爲不知爾是何蟲豸  
鼻鼾中一天地壁間呂姥蕭娘厠上曹蜍復李志彼哉都是可憐蟲眼底何物真英雄虱我  
其間太寂寞奇氣往往嗟長虹卽今飄泊干戈際吾謀不用知何意忍見千村走兔狐獨憐萬  
命輕螻蟻空山歲晏雨雪多山鬼窈窕啼巖阿鴉居短褐懷龍梭美人不來當奈何君不見賈  
長沙陳同甫王霸大略胸中吐桓温人物豈可兒王猛功名那足數用可以安天下鎮四夷不  
用談兵復何有捫虱空山空爾爲

周刺客七首圖歌爲陳叔潛作

叔潛得古匕首一具長七寸博一寸刻有星文又古篆書一蔓字又二字似記仇人名姓

文滙不可辨乃集漢武梁祠畫像中曹沫壽政荆軻專諸諸人皆周時人合裝成卷許珊

林太守禮題之曰周刺客七首圖屬余賦詩

觸醜滿紙血模糊陳侯示我七首圖窮倏忽七首出青天蕩蕩飛霹靂金精閃爍羅星文蔓  
尾有毒立殺人報仇借客記之姓苟知我者肯惜命風雲憤抱徒區區古來刺客無時無養尊  
玩寇快兵力第一先誅誤國賊盜太倉粟白晝行去汝鼠輩天下平報仇無人刺客死我有長  
劍倚天外不逢知己劍不鳴仰視太白悲平生君今殺賊過十萬叱馭頻經九折坂天下未定  
賊未殲懷抱利器養其銛不收全局豈國士貽軍父賊媿欲死曼胡之纓短後衣十步寸鉄皆  
殺機奇材劍客爲我用夜半敵頭帳中弄短兵無聲飛白虹吐納光氣全英鋒古之神武不殺  
者以此無敵於天下手提太阿還吾君刺客七首安足云相逢泣來吳市劍花冷射龍文紫  
闥閭城下春風狂談兵天地爲低昂左手挾圖右七首去酌要離一杯酒

題伍大夫祠壁

殺身無益豈成仁忠孝都虧是忍人遇主計先殘骨肉復讐義不顧君臣死攜文種難亡越生  
媿包胥竟哭秦白馬銀濤公莫怒可憐宗國幾荆榛

無題

長歌當哭起蒼茫藜藿難同肉食腸一將無功枯萬骨普天多難剗千瘡人才可惜遺麟鳳民

命何堪試虎狼讀罷陰符增太息忽看匣劍吐奇光

訛言

訛言四起信心驚棋局紛紛勢屢更三敗孟明猶雪恥再來回紇莫尋盟獨於兵食難調護如此江山奈戰爭聖主憂勤民疾首諸君何以致昇平

新樂府四首

救命布

官軍討賊襲賊記號腰繫紅袖有問者曰此救命布也

長鎗大戟乘滿萬事何如救命布猩紅一疋腰幾圍健兒結束將身護賊軍趨而左官軍趨而右與賊一心同擾民左之右之無不有賊軍偽作官軍逃官軍作賊意更豪大索金帛冒賊號百姓道是真長毛官軍詭辭謝百姓中有奇計可內應或當倉猝計窮時暫作賊軍且救命噫吁嘻與賊併命反乞命但救汝命絕民命民命不值一漚手汝曹他日終亡命救命布徒自苦百姓殺賊本汝助殺汝當賊亦不誤僥倖偷生何足數策勳縱使高頭銜裙帶下物無此汚

燒鍋手

賊語人曰有乞余作燒鍋手者余知其官也憐而活之賊退其人出署府

竈下養中郎將燒鍋手作太守昨日賊中北面來今日南面黃堂開可惜滿身都是屎苟得官貴無不可斷頭絕脰痛則那平時威勢喜作官叩頭階下我非官賊知是官且活官官運大好

升高官官亦作賊祇貪利官今安得知廉恥大官小官千百官有官堂堂罵賊死

典史死

仁和林典史朝服坐于廳事見賊大罵被戕而死時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同日巡撫某自經于節署後園大樹下先是北關火屬吏及百姓苦請出兵拒不許亟令閉城城破咸歸咎焉

大官一中丞小官一典史輕莫輕于死中丞重莫重分典史死杭州城中蟻賊來中丞身死民不哀閉門十日城竟破不發一矢何為哉典史躑躅起復坐殺賊無力走不可儼然朝服以臨之若輩殺官官即我嗚呼等是一死孰重輕守官名義當責成中丞官大罪亦大忍聽萬鬼號冤聲咄汝典史一死以外無他策死固分耳非奇節彼不能死狗彘乃不食

棋盤山

杭郡錢塘門外有棋盤山往時余議此處可駐官軍為犄角方保城守無何賊至輒札營焉近聞有數千人詭稱江南大營潰卒奔駐此山官不能詰甚可慮也

棋盤山西湖濱山勢直逼錢塘門何來占據成一軍自稱潰兵或難民呼之入城彼不肯子糧受甲胄勿磨異哉此輩是何等山中下士愁抱薪城中大官各高枕不然盡殺一聲令官蓄健鬼都作防身謀各不相識東西指畫皆鴻溝東伍無法安知中不雜鬼蜮伏戎于門禍機猝發誠難收碩鼠復碩鼠吁嗟適樂土隔岸越山多請備西興渡

遊天中庵作

喜有看山約林深訪梵家亂雲斜走馬短瀑小飛花鐘磬荒庵寂煙霞古洞遮此間堪避世不必問三車

自天中庵至潭上暇入太平里

巨靈何日劈神斤絕頂誰銘造化勳石屋龍噴深磗雪芒鞋僧踏亂峰雲廣長溪舌流無盡回合巖腰路不分看罷青山看綠野柴門暮色隱斜曛

三忠牙印歌

一文文山印白文一希古宋文紐正方而小篆一方字宋文一闕下完人白文邊款石齋夫子吳門顧苓作皆牙印也咸豐七年夏發源齊學裘來海上以鈐本見示屬題三忠印緣圖其實印藏元和王炳家顏其室曰三印草履余惟三忠大節自在天壤印真贋未可知第物以人重爲賦七古一首紀之

有宋末造社稷臣文山半壁撐乾坤明之革除靖難際惟方正學能致身思陵朝局盛水火石齋讜論闕下陳之三子者不同道其義一也曰成仁成仁取義孔孟語賤儒讀書務章句不媿科名有幾人能全忠孝方千古千古煌煌著大名丹心一點照汗青人間流落數牙印摩抄想像其生平想當國步艱難會三忠戮力勤王事浩然之氣還太虛事成不成任天意皇亭山前白鴈哀飛燕又啄皇孫來變生夷狄禍骨肉北降南調俱屬材明亡事異宋南渡鬼哭孝陵一

坏土擣骨空留藥氣香破碎河山百不補文方大節天地完地以人重鐫文山上識方字下希古宋文玉筋永不刊大書闕下完人者作印吳門顧苓也先生理學著洞璣弟子姓名重復社三忠四印天下奇中有碧血藏淋漓不離方寸取心印後世要有真男兒吁嗟乎後世要有真男兒

柴桑小築吟草

白嶽山樵黃所

品茶

睡餘閒品小吟窩解飲何嫌七碗多悵隔溪山一千里故鄉風味憶松蘿 玉川茶癖劉伶酒一樣能驅世慮魔寄語黃公爐下客由來清福醒時多 得飲人間第一泉寄園清福邁前賢渴來欲吸江心液恨我運生二百年

讀吾邑諸紳士公稟 督撫兩憲求查革糧役詐索永紓民困稟帖感而成此

普天雨露兆民同守令緣何不奉公莫是小民堪果腹吏胥多用虎狼充 高臥琴堂醉不醒家風真不愧劉伶好胥蠹役何曾問贏得金錢眼獨青 皇皇告示諭開徵糧役催科怒馬騰不問空糧兼絕戶現年到處有人承 買將糧串按家訛貼費年需十倍多金盡床頭冤莫訴須知令尹勝閭羅 出門輿馬住華居小隸居然大吏如試向萬寧門外望幾多村落剩荒墟 九死餘生避寇回未珠薪桂劇堪哀黃梁未熟人爭避門外喧傳大叔來 倉騰鼠雀甑生塵那更虛糧累此身兒女饑寒渾不顧先籌酒食待差人 銖索琅琅響不休歛金妙術有剛

瀛寰瑣紀

柴桑小築吟草

柔可憐多少清門子枉戴南冠作楚囚 鬻兒未救燃眉急更毀茅廬飽里胥三十三都同一  
轍幾家里巷得安居 儘多花戶絕新丁風影誅求尙未寧甥壻外人猶洗甲招徠告示聳誰  
聽 愁壑安能填得平家山何處可逃名遂令斷梗飄蓬客甘向江湖寄此生 亦有心繫故  
國天子規聲裏整歸鞭六親未晤糧羞至一笑先輸買板錢 縣主親徵欲下鄉苦教口苦累  
人忙紛紛赤子爭相避竄向深山飽虎狼 五載貪囊尙未盈那堪草樹盡山城可憐一紙彈  
章出多少窮黎感再生

遙和龍湫舊隱餞秋四詠

枯荷

行吟閒步水雲鄉不見凌波舊日妝萍藻無情隨梗泛鴛鴦有夢怯宵涼魂銷池館三更雨秋  
老銀塘一夜霜惆悵菱歌何處聽數聲漁笛咽斜陽

衰柳

曾向章臺縮玉廳李桃花裏舞春風一鞭遙指長堤外萬縷荒涼落照中南市笙歌風月冷六  
朝烟景水雲空天涯有客嗟淪落愁絕荒江繫短篷

冷楓

爲嫌詩境太荒涼留得丹楓媚夕陽旅客甫停千里棹鳥聲啼破一天霜最宜煖酒娛清晝莫  
訝春花鬥麗芳聞道吳江秋正好誰吟奇句繼崔郎

晚菊

愈荒寒候愈精神淡泊花如閱歷身久耐炎涼矜晚節不投時好類騷人解憐顏色惟冬日管  
領秋光到小春籬下有誰憐傲骨託根何不傍松筠

戲和了然老人南園並蒂蓮原韵

快吟好句夜燃藜景物蓬萊路不迷清到蓮花還並蒂宜他鴛鳥翻雙棲朱樓人到開心認碧  
沼光澄照影齊畢竟丰標類君子新詩合乞賈生題

南北詞合套爲陳步周州佐題乞丐圖

山陰胡元鼎梅臣

新水令 莽風塵何處覓逍遙展圖兒令人長嘯西山千古石吳市一枝簫世事如潮却教俺  
苦譜這淒涼藁○步步嬌 可憐他若輩當時皆年少綠徧玉孫草春風怒馬驕醉月評花鎮  
日兒同傾倒脫下赤霜袍喜孜孜狂索金甌到○折桂令 他道是濁榮華城樣堅牢却便是  
枕底黃梁一夢雲消你看昨日今朝一是一非怎生不雙淚珠拋舊樓臺空聞雀鳥好田園都  
是蓬蒿家室漂搖八口鴻嗷這時兒托鉢沿門只落得蒙袂來郊○江兒水 東郭春墟祭翳  
桑舊路迢有的是依門折着花兒笑有的是啼愁携着猿兒叫有的是療饑唱著紅兒調呀莫  
不是酒客咸陽也那嬉春圖貌○鴈兒落帶得勝令 多管是一年年烽火遭驚地干戈擾妖  
雲出胆魂銷彗星過荒災早薄桑田逐波漂破茅廬隨風掃料得是命臨磨蝎難圖飽因此上  
劫遇紅羊不可逃無聊竹枝兒歌懊惱輕敲花鼓兒破寂寥○僥僥令 誰開生面筆曲把世



情描問題名可是監門號料不是俸錢羞乞恩膏○收江南 呀我把這一端端心事問青霄  
共生成何必不同胞風刀雨陣害良苗兵氣不能撓餓殺此曹餓殺此曹只恐怕無人重  
把你香燒○園林好 俺這裏立風前金疊首搔他那裏在雲中玉京殿高恨不得插翅去煙  
霞盡掃那時節天雨粟福堪邀人鼓腹餓無殍○沽美酒帶太平令 諸君仔細瞧這箇莫漫  
嘲他也是爲着米兒且折腰不是乞憐尾搖雖則是走江湖形同枯槁不過是溷浮塵何傷破  
帽不比拜庭除蒙羞媚竈你看長橋短橋任他漫騰騰的踏徧紅塵街道○尾聲 我苦吟十  
載知音少飯籬空哭倒嬌兒小倒不如把這箇兒效博得箇浩蕩光陰也閒過了